

春雨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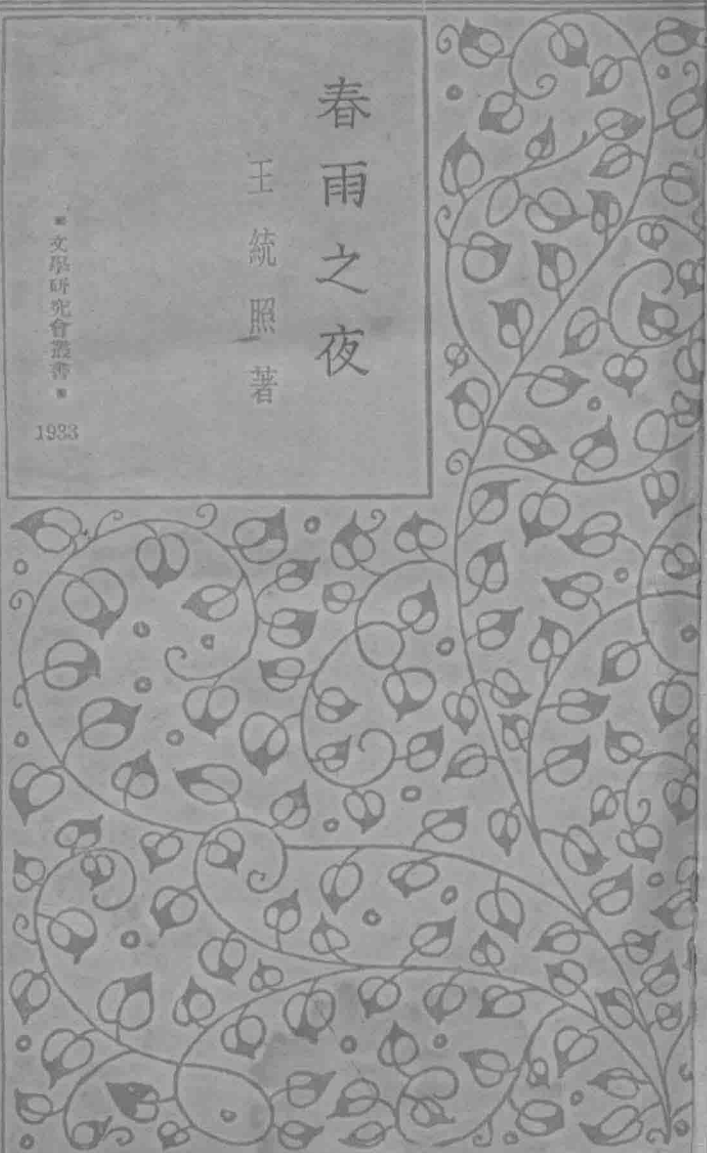
王統照著

春雨之夜

王統照 著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33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二九五六一)

文學研究會叢書 春雨之夜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王統照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劍三聽了許多朋友的話，將他近年來在雜誌上發表過的小說彙集起來，刊行一本單行本，作爲文學叢書之一。這非徒是劍三自己的成功，亦是我們大家歡喜的一件事。

我和劍三做朋友是前五年的事，那時我們大家都不曉得什麼，見面時什麼話都談。他同維民辦曙光雜誌，我和濟之、振鐸、地山諸兄辦新社會。彼時大家都喜歡研究社會問題，但是劍三却已經專致力於文學了。所以可以說我們朋友中最先和文學訂交的便是劍三。他在曙光雜誌上很發表了幾篇創作，如懺悔、哲學家的一段筆記、雪後、歌女，是藝術殺了她等篇。那時朋友們便都喜歡讀他的作品。他的作品裏常有與戀愛問題有關的，我們有時還問他，甚至於逼他說某一篇小說的背景呢。

劍三的做法，不是硬做的，不說時一句話也不說，要說時却非說不可。內心有表現的要求，有創造的衝動時，便自由的寫了出來。他祇是要滿足自己，對於旁人是不注意的，旁人的批評讀

賞，他是不大留心的，所以他說：『這樣簡單而直覺的感想……我也不知爲什麼偏要記出來？』我現在可以代答說，這是因爲藝術的創造衝動。

他自己對於文藝是反對因襲的，他的作品，祇是說他自己要說的話。他自己說道：『文藝是重創造不重因襲，重發揮個性不重裝點派架，藝術家千萬不可伏在藝術底下作摹倣規撫的奴隸。』

知道了他的態度是如此，纔可以不誤解他的作品。

凡是讀一位作家的作品，如能將他的思想看得清楚明白，對於他的作品便是能了解。我想我對於劍三是很了解的，但是爲讀者了解作者起見，很願意將劍三介紹給讀者，使大家也和我一樣和他做朋友。

劍三是對於人生問題下工夫的。他以爲人生應該美化，美爲人生的必要，是人類生活的第二生命。他說：『此人類煩悶困擾之狀態，亘遍於地球之上，果以何道而使人皆樂其生得正當之歸宿歟？斯則美之爲力已。』美化的人生，便是精神上的戀愛生活。他說道：『愛而無美，則其弊爲

乾枯爲焦萎，將有凋落之虞。宇宙之美苟無自然兩性之愛，則縱使有恆河沙數之美象實體，亦將與吾人之情感不生重大變化。』又說：『兩性也，美也，最高精神之愛也，交相融而交相成，於以開燦爛美妙之愛的花，以達於超越現實世界真美之境地，將於是乎求之。』

由此可見劍三的理想，是愛與美的實現，愛卽是美，美卽是愛。

小說作家的作品的內容，大致是描寫實際生活與理想生活不融洽之點，而極力描寫他理想的生活的豐富和美麗。劍三的小說，也是如此。他所呪咀的是與愛和美的生活不調和的生活，想像中建設的是愛和美的社會。

知道這一點之後，對於劍三的作品，必然另外得一種印象。

關於這集裏所選的二十篇作品，我不願意再說什麼，因爲各人對於這二十篇的作品，決不能得同一的印象，所以我不必將我個人的印象寫出來，但是我却很願意將這二十篇作品，代劍三鄭重的貢獻給讀者。

弁言

這二十篇小說，是我在此三年中所作的，尚有被淘汰去的幾篇。

近來的短篇小說集出版的仍然不多，其實像我這些在忙中偷閑，憑一時的直覺而沒曾精心潤色寫下來的作品，當然是沒有甚麼價值的；不過藉此機會，作一種『拋磚引玉』的工具，算不得有短篇小說的資格，只希望在將來的文學的園地裏，有更豐富成熟的收穫！

我編成此冊時，確費過工夫不少，因為散見在雜誌日報上的，時候過了，往往不易搜集，我很感謝我的三妹妹佩宜爲我的助力！

十二，七，十八日記。

目次

雪後·····	一
沉思·····	八
鞭痕·····	一九
遺音·····	二九
春雨之夜·····	四三
月影·····	五〇
伴死人的一夜·····	五七
醉後·····	六二
一欄之隔·····	七九
警鐘守·····	八九

山道之側·····	一〇四
微笑·····	一一九
自然·····	一四五
十五年後·····	一五二
在劇場中·····	一七〇
湖畔兒話·····	一七九
鐘聲·····	一九一
雨夕·····	二〇七
寒會之後·····	二三〇
技藝·····	二四二

雪 後

北京附近有個村莊，却離鐵道不遠。在十二月某日下了一天的雪到下午纔止住了，所以第二天天色雖還沒明，而全鎮的房舍、樹木，在白色的積雪中映着，於破曉的寒夜裏，却格外清楚。

晨雞喔喔的啼了幾聲，接連着引起了鎮中的犬吠聲，正在這時，村莊的前面，忽然起了一個沈重而響亮的聲響，接着就是槍聲，馬蹄踐在雪上的聲，呼喊的聲，還夾雜着一些細小的聲響。這等聲響約停了二十分鐘，又復大作起來。這時却驚起了村中最東側一家人家的一個小孩子在破絮被裏顫慄的感覺。

破茅屋中，被雪光映着，靠北牆一張牀上，臥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身旁却有個五六歲的男孩子。他們蓋着薄薄的絮被，冷的風從沈黑的窗中穿進，使他們幾乎不敢露出頭來。

重大可驚的聲響，從冷厲的空氣裏，傳到他們耳膜來。那個婦人也早已醒了，然而她的心，正懸在遼遠的地方，和不可思議的事上去，却沒說話。小孩子正在盼着天明，好繼續他的遊戲。他也

不怕冷，時時的爬起來，瞧瞧窗戶，只見很白亮的，却也不知是天明沒有。看看他母親，正睡的熟，不過看她的頭髮，時時有些鬆動，又聽着從她喉裏發出一種輕微而痛哭的微聲來，就和平日她抱着他，在她膝上，看一封信時發出來的聲息是一樣。他是個聰明不膽小的孩子，在這深夜將曉時，他這種感想，在他幼稚的心中，宛同電光閃動的一般快，即時他又起來看看窗的白色。他思想裏，忽有不敢確定的思想，想這白色的雪嗎？雪是白色，怎麼又化成污泥在河溝裏流着？他這種推理，是片段的，然而在他幼稚聰明的心中有這一念，却陡然覺得皮膚上有些冷意。這時村前的響聲，便砰砰拍拍大作起來，他不知怎的一回事，但是覺得耳朵裏幾乎裝不了！他雖沒聽過這種響聲，他又不知什麼是重大的聲響，因為他自下生以後，所聽見的雞鳴聲，簸穀聲，春鳥的歌聲，田圃裏的桔槔放水聲，他母親拍着他睡，唱兒歌的聲，這些聲都是他很注意的，再大一點而可怕的聲響，就是村中的羣狗互相打架的聲了。至於這雪後的早上，忽然有這種狂轟的大聲響，他是沒會聽過。——因為他小的時候，村中也有這種聲響，不過他不記得。——他小而凍破的手，也有些顫動，似乎覺得窗隔一動一動的也將倒下來了，他於是帶着被子，滾到他母親懷裏道：

『什麼……什麼？我的耳朵……』

他母親用枯瘦的手腕，將他摟住道：『不要……這是軍隊打野操的聲響……』

『什麼軍隊……』他很疑惑的這樣問。

『軍隊是肩着槍刀打仗的……』

『就和李文子拿的那個用紙糊的槍一樣嗎……他說是他父親給他買的……』

她却沒即時回答他，這時窗外的礮聲又作，她便含糊着道：

『不……不……』

他便不再問，害怕的心也減去了一些，但是在他母親懷裏很注意的聽那忽輕忽驟斷續的聲響。她一手摟着這個可憐的孩子，一手將披了下來亂髮，慢慢攏上額角，像想什麼似的。室中已甚明亮，然而却覺得越發沈靜，風聲吹着落在地上的雪花，沙沙的打在紙窗上響。半晌那孩子又忽然問道：

『母親……我父親……你說也有槍，他現在那裏？也在黑夜裏作這種事嗎……』

她聽他這句幼小而癡想的話，却沒的什麼說，只是從眼角裏流下了一顆淚珠來，滴在孩子的短髮上！

天明了，村前的聲響，也停止了，冬晨的空氣非常清冷，似乎也從長眠中，醒悟過來一般，而村中的人，都拿這早上的事作談料。

*

*

*

*

*

*

村前雪後的一片田野裏，白茫茫的雪光，却有許多凌亂雜沓泥土交融的痕跡。田野旁一條小河，也全被冰結住。慘淡的日光映在冰上，却也不見得有些融化。奇冷的北風，吹着樹枝上的雪，墮落在河冰上，發出輕清的聲響。天氣很冷，一望無際的雪，地上不見有一個行人。

獨有在被中驚怕的孩子，這時他却不怕冷，遠遠的領了四五個男女的小伴侶，冒着咽人的寒風，從鎮中跑出。他比較在這四五個同伴裏，是較小一點，然而還有比他小的個女孩子，帶着一頂綠絨花結帽，也在後邊跟着他跑。

他如同作了首領是的，要表示他的功績是的，臉上雖是凍得發了紫色，他却是一邊跑着，一

邊鼓起勇氣，和他那些小同伴斷斷續續的道：『寶雲……和姐姐兒……你們看看我昨天用雪築成的小樓啊！……我和吳妹妹築的……就是在河邊上，……就是在河邊上，管許你們一瞧就樂了！……走走！……看雪的小樓去！……』他不等說完，就跑到河邊，那些小孩子也咕咕呱呱的隨在他身後亂說。

河邊的岸，是很平正的，昨夜的風雖冷冽，却也不大。他與他的吳妹妹，費了一下晚工夫，築成的一所小樓，兩邊用雪塊堆好，明明的在河岸上。他們因那遊戲的工作，連小手都凍破了他自昨晚回家，同他母親說了半天，恨不能即刻天亮，好去領他那些小伴侶，去誇示他們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所以早上在他母親懷中，雖經過聽了奇怪的聲響，和看見母親的淚痕，但他不知是什麼事，也早忘了！這回只是心急的，去找到他那在雪後的小建築物。

可是河水仍然全凍着；樹枝的墮雪，仍然時時的落在冰上，一望無際的田野裏，仍然是白光幻耀，但他沿着河岸，跑來跑去，就是沒有了他與他的吳妹妹昨晚很辛苦用雪堆成的小樓。而河岸上只有縱橫的馬蹄，和無數皮靴的痕迹，就是昨天晚上很平的雪地上，也忽的掃去一道，堆起

一片，完全不是昨天那個樣子！

他急的亂說，也說不清楚，別的孩子，也看得呆了！那個帶綠絨花結帽的小姑娘，却眼包着幼稚而可憐的淚痕道：『瞧咧！……沒有了！誰給我們毀壞了！……你們瞧我的手咧！……』她伸出小手來給這些孩子看，她白而嫩的皮膚上，已經紅了幾塊，且腫得裂破了！

他這次失敗，便給他嬌嫩的童心裏，添了層重大的打擊！彷彿比着成年的人失戀還利害。他說不出的難過！別的孩子雖然也不說什麼，只是楞楞的好幾隻小的眼睛，向他看，他也覺得他們眼光中所含的意思，是疑他誑騙他們了！也不禁呼道：『變了！……變了！……什麼都變了！地也高了！……低了！……這是些什麼怪物的腳迹，却將白淨的雪沾了！……變了！……我那用雪蓋成的小樓，也被怪物吃去了！……』如是有個很瘦弱的男孩子道：『變，……變，你們沒聽見今兒早上那些聲響嗎？……我嚇死了！……怪物的聲，……就是將你的東西吃去了！你看這雪地上不是變了嗎？』這個孩子，彷彿自己所見高出於他們以上，然而說到這裏也有些氣促色變。他和他來的小伴侶，都從他們的神色中，帶出了很害怕的樣子！便看看河水，地上的痕迹，都不說一句話，靜

悄悄的從雪道上，入村子裏去。而那位小姑娘，一會看看自己的小手，口裏還咕囔着道：『我的呢？……誰毀壞了？……』她跟在一羣小孩子後面，却時時回頭從含着淚痕的眼光中，望着河岸的殘雪，而她頭上的花結，也被風吹着飄飄的微動。

九，十一月。

沈思

韓叔雲坐在他的畫室裏，向着西面很寬大的玻璃窗子，作一種深沈的凝望。他有三十二三歲的年紀，是個壯年的畫家。他住在這間屋子裏，在最近的三四年中所出的作品有幾種很博得社會上良好的批評，但他總不以他已作的藝術品，可以滿足他的天材的發揮，所以在最近期中，想畫一幅極有藝術價值而可表現人生真美的繪畫，送到全國繪畫展覽會裏去，想博得一個最大的榮譽。他想：她已經應允來作我這繪畫的模型——裸體的模型——這是再好不過的事，在現代的女子中，她雖是女優，却有這種光明的精神，情願將她那樣——想是的——美麗豐潤的肌體，一一呈露到我的筆尖上，加上彩色的調和，以我的畫才，去表現出來，實現出一個最高尚最合於理想的真美的人來，這纔是真正的曲線美哩！哦！這是我一生最得意的藝術表現，她是美麗而溫和，就使能將她那一對大而黑潤，睫毛很長的婉媚眼光畫出，也足使我們那繪畫界的作家都擱筆了。